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丛书之 少年爱中国

# 共享单车

周莲珊◎主编  
马宏彬◎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8124.

周莲珊◎主编  
马宏彬◎著

# 共享单车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丛书之 少年爱中国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享单车 / 马宏彬著. — 长春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8. 12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丛书之少年爱中国 / 周莲珊主编)

ISBN 978-7-5585-3089-0

I. ①共… II. ①马…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9707号

## 共享单车

GONGXIANG DANCHE

---

出版人 刘刚  
策 划 师晓晖  
责任编辑 王婷 周丹  
封面绘图 孙鸣远

---

封面设计 书虫文化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25千字  
印 刷 吉林东曼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

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编辑部: 0431-86037512 发行科: 0431-85640624

---

定 价: 24.80元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四大件     | 001 |
| 第二章  | 分家风波    | 010 |
| 第三章  | 学车大会战   | 022 |
| 第四章  | 护车小卫士   | 033 |
| 第五章  | 大虎学车    | 043 |
| 第六章  | 只许我推    | 052 |
| 第七章  | 升级计划    | 062 |
| 第八章  | 告别“老”飞鸽 | 073 |
| 第九章  | 卖冰棍     | 084 |
| 第十章  | 四十里路    | 095 |
| 第十一章 | 甜蜜的大学   | 106 |
| 第十二章 | 骑行川藏线   | 116 |
| 第十三章 | 血脉传承    | 124 |
| 第十四章 | 单车猎人    | 133 |
| 第十五章 | 办公室综合征  | 141 |
| 第十六章 | 挺身而出    | 149 |
| 第十七章 | 一家团聚    | 160 |
| 第十八章 | 两个小侦探   | 170 |

|                 |     |
|-----------------|-----|
| 第十九章 单车婚礼.....  | 181 |
| 第二十章 快乐全家游..... | 188 |

## 目录

|                      |     |
|----------------------|-----|
| 第一章 新婚夫妇的蜜月旅行.....   | 1   |
| 第二章 蜜月旅行中的注意事项.....  | 5   |
| 第三章 蜜月旅行中的饮食卫生.....  | 10  |
| 第四章 蜜月旅行中的住宿选择.....  | 15  |
| 第五章 蜜月旅行中的交通工具.....  | 20  |
| 第六章 蜜月旅行中的娱乐活动.....  | 25  |
| 第七章 蜜月旅行中的安全问题.....  | 30  |
| 第八章 蜜月旅行中的环保意识.....  | 35  |
| 第九章 蜜月旅行中的文化差异.....  | 40  |
| 第十章 蜜月旅行中的摄影技巧.....  | 45  |
| 第十一章 蜜月旅行中的购物指南..... | 50  |
| 第十二章 蜜月旅行中的礼仪规范..... | 55  |
| 第十三章 蜜月旅行中的急救知识..... | 60  |
| 第十四章 蜜月旅行中的天气应对..... | 65  |
| 第十五章 蜜月旅行中的语言沟通..... | 70  |
| 第十六章 蜜月旅行中的行李打包..... | 75  |
| 第十七章 蜜月旅行中的预算管理..... | 80  |
| 第十八章 蜜月旅行中的时间规划..... | 85  |
| 第十九章 单车婚礼.....       | 181 |
| 第二十章 快乐全家游.....      | 188 |

## 第一章 四大件

1978年冬末，河北保定一个名叫西建阳的不起眼的小村庄，在浓雾和严寒之中迎来了清晨的第一缕曙光。

北方的天又干又冷，再加上肆意呼啸的西北风，让人们迟迟舍不得离开脏兮兮的被窝。但天刚蒙蒙亮，村北的赵老汉便已经走出院子，背着双手，眯着眼，在一片土黄色的村子里转开了——当时村子里的房子都是土坯做成的，又矮又小，质量稍差的，透过缝隙还能看到里面横七竖八的麦秸秆。

赵老汉今年不到六十，按说还没到睡不着觉的岁数。可是，这人啊，啥都不怕，就怕脑子里有事儿，这脑子里一有事儿，你就别想睡个安稳觉。赵老汉家里的条件在村里算不上好，却也算不上坏，吃不饱，但也饿不死。真正让他闹心的，是几个儿子的婚事。

当时国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村里人想要几个孩子都可以，因此，兄妹四五个的稀松平常，十来个的也不算稀罕。再加上村里重男轻女的习俗，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男多女少，村里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以至于成年之后，许多小伙子

都娶不上媳妇，有相当一部分甚至会打一辈子的光棍。

赵老汉家里孩子虽然不多，但四个五大三粗的后生，大的三十大几，小的也马上奔三，在一起吃大锅饭不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排溜儿挤在一张大炕上，看着也着实让人挠头。

好在，经过赵老汉的一番奔走，前两年里，大儿子和二儿子好不容易都娶上了媳妇。

不过，万里长征这才算是刚刚走了一半儿，正所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此时，赵老汉伫立在寒风中，一只布满老茧的手下意识地扫开被风吹得贴在身上的烂报纸，脑子里过电影一样，把村子适婚年龄的姑娘都过了个遍，但结果却只是换来一声叹息——就那么几个，而且只怕是没有一个肯嫁给他家老三啊！

就在赵老汉叹气的时候，正巧出院解手的刘大叔隔着矮小的土坯墙说话了：“老赵头儿，大清早的不好好睡觉，你这是干吗呢？”

赵老汉尴尬地笑笑，刚要说话，刘大叔一拍脑袋，抢着道：“哎呀，瞧我这话问的，太没水平了，你家还剩两个后生呢，这肯定是又在为儿子的婚事发愁了，对不？”不等赵老汉点头，刘大叔打个冷战，又忽地大嚷一声，“啊！”

“啊？”赵老汉吓了一跳，正莫名其妙，只见刘大叔眼睛一瞪，高声道，“我差点儿忘了，邻村，就是东建阳，我有



个小表妹刘翠兰，上次去串亲的时候，好像正在找婆家呢，她们家——”

“行！”这一次是赵老汉打断了刘大叔的话，只用了掷地有声的一个字——他根本不用去听刘大叔表妹家的情况——然后笑嘻嘻地从口袋里翻出宝贝旱烟，一边往刘大叔那儿凑过去，一边颇有些低三下四地说，“他叔啊，这次你这个大媒是做定了，赶紧帮咱问问去！我们赵家什么条件都没有，只要人家愿意，我们就同意！”

就这样，一番吞云吐雾之后，等赵老汉离开的时候，已经笑得合不拢嘴。

接下来的几天，赵老汉几乎住在了刘大叔家，一天不知要问多少遍事情进展到啥地步了。刘大叔在“威逼”之下，想不勤快些也不成，三番两次往姑娘家跑。终于，三天之后，女方家里回信儿了，说是打听一番之后，知道老赵家成分好，是个不错的人家，可以先让两个年轻人见个面。

赵老汉得知消息之后，欢喜之情不亚于三儿子赵国振，要不是上了些岁数，简直都要蹦起来了。

这见面可是个大事，丝毫马虎不得。长相是娘胎里造就的，没法儿改，现在最重要的，便是一身漂亮的行头。赵国振自知事关重大，当下决定请大嫂帮忙，把自己的破棉袄拆洗一遍。赵老汉站在一旁，看着他棉袄上又黑又亮的领子和袖口，猛吐一口浓痰：“得了吧，还得我拉下老脸去借！”



第二天，赵老汉一脸得意地把一身搓得有些发白的蓝布军装交到了儿子的手上，一拍儿子的肩膀：“傻小子，穿上试试！”

“好嘞！”赵国振大嘴一咧，三两下脱了破棉袄，露出上身两排整齐的肋骨，用眼都能数清楚（当时村里人几乎都吃不饱，因此个个精瘦）。不过你还别说，穿上这身军装之后，赵国振还真是精神了不少，眉宇间甚至露出一丝英武之气。

“嗯，就冲这身衣服，事儿肯定能成！”一旁的七大姑八大姨纷纷点头，一起嚷嚷道。

相亲的日子终于到了，赵国振孩子似的，跟着刘大叔来到女方的一个亲戚家，进了屋，见屋里满是人，也不好意思抬头看。这帮人叽叽喳喳了一会儿，刘大叔和女方家的一个长辈相互使个眼色，找个因由，连哄带骂地撵着这帮人出去了。

屋子里，便只剩下赵国振和刘翠兰两个人。

虽然昨晚整宿都没睡好，但赵国振依然精神得像根标枪。而女方呢，刘翠兰的眼睛虽然也有些肿，不过赵国振光顾着脸红了，自然也看不出来。

“你——”刘翠兰不知道鼓了多大的勇气，抬起头，迅速瞄了赵国振一眼。“好长的脸啊，还那么红！”这是刘翠兰看到赵国振后脑子里出现的唯一印象，至于自己看得上顾不上，脑子里根本没有这根弦儿。

“你说话啊！”刘翠兰紧咬着牙。

“我——我叫赵国振！”

半晌，又轮到赵国振了：“你也说话啊！”

“哦，我……叫刘翠兰！”

这第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时间虽然并不算短，但两个人说的话却实在少得可怜。不过，在当时来说，这种情况纯属正常——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人彼此见着了，知道了对方的样子。

接下来，老赵家一家上下着实忐忑了好几天，赵老汉把刘大叔家的门槛都要跑烂了。

终于，半个月后，刘家的回信儿传过来了。刘大叔前面的一句话让老赵家欢呼雀跃——“同意两个人的事儿了”！但紧跟着后面的一句，却让老赵家的人立刻又把眉毛拧成了麻花——“可以准备结婚的事儿了，彩礼是四大件”！

四大件！

四大件指的是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在当时的农村，这些都算是地地道道的稀罕物件儿。要是谁能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走在街上，那回头率铁定是百分之百。而结婚时如果能有这些彩礼，即使是在整个镇上，那也绝对能算得上是一场风风光光、轰轰烈烈、人人交口称赞的婚礼。

原本，并不是谁家都敢狮子大张口，要这四大件的，不过，谁让老刘家七个儿子，只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呢！

这下可急坏了赵老汉一家，你说这一大家子人饭都吃不饱，到哪里去弄这四大件呢？

要说家底，赵老汉心里明镜一般，自家之前的确是有一些的，可经不住儿子多啊，前两年，老大和老二连着娶媳妇，已经把那点儿微薄的存货折腾得差不多了。

这可怎么办啊？

赵老汉毕竟是经过大风浪的，忙而不乱，当即两手准备，一边想方设法，连拼带借地凑钱，一边又去磨刘大叔这个大媒人，无论如何得想办法劝劝老刘家，把彩礼降降标准，哪怕是减成两大件也好哇！

可人家的闺女不愁嫁啊，刘大叔苦口婆心，好话说尽，奈何人家始终不肯松口。

眼看着这婚事就要黄，赵老汉一家人一个个垂头丧气，都不敢抱什么希望了。最后还是刘大叔心眼儿活泛，他找到赵老汉，一边把烟袋嘬得“啪嗒”响，一边说：“你们现在凑的这点儿钱，顶多够买个座钟，再加一个收音机，和人家女方家要的四大件，那差了不是一点儿半点儿——哎，你先别叹气，其实要我看，这婚事啊，还有希望。据我所知，在这件事上，我那表妹自己能说上话，谁让她是家里的宝贝疙瘩呢！咱们啊，只需要……”

就这样，一番合计之后，刘大叔去女方家回话了——四大件，可以，三天之后，让两个年轻人一起去趟省城，全都买

回来就是。

女方本就对这桩婚事挺满意，得了这话，自然是一口答应。

三天后，赵国振和刘翠兰在火车站会了面，照例没说几句话，只是两根木头般站在站台上等火车。

不过，就在一声火车的嘶鸣声远远传来，眼看着火车就要进站的时候，脸憋得几乎发紫的赵国振忽然跟刘翠兰说了一句话：“其实……其实我们家根本就没凑够四大件的钱！”看着刘翠兰愤怒的眼睛，赵国振咽口唾沫，继续说道，“我爹本来让我到了省城再说的，不过我不想骗你！”之后看看缓缓靠站的火车，“你……你要是后悔了，现在还来得及……我……”

本来火冒三丈，觉得自己被欺骗的刘翠兰看着眼前这个憨实的年轻人，心中忽地涌起一股暖意，想：自己结婚图的是什么呢？这个四大件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火车已经停了一会儿，上下的旅客渐少，马上就要关门了。

刘翠兰忽地抬起脚，迈了进去。

“你——”赵国振有点儿蒙。

“还傻愣着干什么，马上关门了！”刘翠兰又羞又急。

“你——啊，哈哈……”赵国振终于回过味儿来，大嘴一咧，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大笑，吓得门口的站务员

一哆嗦。而就在车门要关闭的一瞬间，赵国振终于敏捷地一蹿，上了火车，和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刘翠兰会合了！

“哐哧哐哧……”

吞云吐雾的绿皮火车像只古老的怪兽一样，呼啸着驶向省城。此时，里面相对而坐的两个年轻人的心，开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省城回来的时候，两个人只买了一个座钟、一台收音机。虽然老赵家没能凑齐四大件，但奇怪的是，女方家此后竟然也再没有提这回事。

之后，两家默契地开始了结婚前的准备，请先生看好日子，亲戚妯娌热火朝天地缝被子、张罗饭菜……

两个月后，婚礼正式举行。

当时的婚礼不比现在，接送新娘的，不是什么几十万上百万元的宝马轿车，而是地地道道的大马车，再加上都是土路，坑坑洼洼的，路途稍远的，新娘子在路上就得颠个够呛。还有婚宴，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讲究，凡是街里乡亲到场的杂面面条管够，已经算相当的奢华了。

不过热闹还是够热闹的，在一阵大人孩子的大呼小叫，以及喜庆的鞭炮声中，这对儿之前只见过两次面的年轻人，带着亲友们祝福，正式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当天晚上，赵国振被一帮亲友灌得烂醉，可是，在所有人都散去之后，回到新房中的赵国振还是竭尽最后一丝清

醒，找来圆珠笔，心中不断回想着刘翠兰在省城逛街时，看到自行车时脸上灿烂的光彩，在一张烟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 欠条

今欠媳妇儿刘翠兰自行车一辆，两年之内，必定还上，如果还不上……

第二天，赵国振从宿醉中醒来的时候，桌子上的欠条已经不见了。媳妇刘翠兰一边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进来，一边俯身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员正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反复播放着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的消息！

## 第二章 分家风波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一股新的潮流在整个国家萌发，并率先在东部沿海蔓延开来。

但在这个北方的农村，赵老汉一大家子人，却暂时还在为吃口饱饭而努力奋斗。

当时，村里人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去地里挣工分，男人一天三分，女人一天两分。吃的呢，主要是大队里按人头分发的玉米、红薯，以及晾干后晒成干的萝卜条。至于白面，那是只有在中秋节或者过年时，才能好不容易吃上一次的“美味佳肴”！

——不过，苦也有苦的滋味。

拿吃饭来说，饭做熟后，全部盛放到一个特大号的大盆里，然后你看吧，老赵家一大家子三十来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有哭的有叫的，有挤的有闹的，叽叽喳喳地混在一起，那真叫一个热闹。赵国振吃饭快，他盛了一碗饭后，囫圇吞枣，三下五除二下了肚，再去盛时，盛饭慢的第一碗都还没盛上……



刘翠兰自打进了门之后，除了去地里挣工分，主要任务就是做饭，帮妯娌带孩子。当然，也少不了就着“突突”冒黑烟的煤油灯，熬夜缝衣服、纳鞋底。当时的鞋底叫作千层底，做的时候，不知道要用针在上面穿多少个眼儿，又累手又费眼……这样的日子虽然又苦又累，可大家都是这么过，一家人穷乐呵，心里倒也踏实。

结婚后第二年的冬天，刘翠兰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大虎。大虎在小一辈的兄弟当中排行老三，不过，和两个大一点儿的哥哥不一样，大虎刚一出生便闯了一次鬼门关，而且差一点儿便有去无回。

当时正是寒冬腊月，但村里人根本烧不起煤，唯一能取暖的就是做饭时烧柴的那股热乎气儿。可是那点儿热乎气儿实在是太少了，维持不了个把钟头，整个炕便冰凉冰凉的了。

而大虎呢，不偏不巧，正赶上这时候出生。

刘翠兰吃不饱饭，本来怀着大虎时身体就弱，这大虎出生时自然也瘦得可怜，只有五斤多一点儿。这么虚弱的婴儿，躺在后半夜已是冰凉的土坯炕上，结果可想而知。短短两天之后，大虎嘴唇发紫，呼吸无力，已是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家人着急忙慌地请来村里的崔医生，人家一号脉，眉头便皱了起来，赵老汉再问，崔医生看看大家，轻轻摇头道：

“怕是不行了，该准备什么提前准备吧！”

“这——”赵国振两口子的眼泪一下子就淌下来了。

“哭，这时候哭有什么用！”赵老汉一瞪眼，让两人去多捡些柴火，把炕烧热了，自己爬到炕头上，解开破棉袄，一把把大虎裹进怀里，再也不说一句话。

一天过去了，又一夜过去了。

大家甚至都不抱任何希望了。不想这时，窝在赵老汉怀里一动不动的大虎，冰凉的小手和小脚竟有了点儿动静。赵老汉大喜，扯着干涩的嗓子，叫刘翠兰赶紧冲了一碗奶粉，给大虎喂下去。又过了半天之后，大虎神奇般的缓过劲儿来，张开小嘴哭出了声。

——就这样，大虎从鬼门关外转了一圈儿之后，又活了过来。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是赵国振和刘翠兰喜极而泣地从赵老汉怀里接过大虎的时候，赵老汉对自己这个福大命大的孙子的将来，做出的美好展望。

不过，以后的事情暂时还看不出来。相比较而言，赵国振和刘翠兰的第二个儿子二虎的出生，似乎才真正地为家里带来了改变。

1983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推广到这个北方的乡村。土地包产到户，农村的劳动力得到彻底的解放。大伙儿不再像以前出工时那样敷衍着干活儿，而是一门心思地扑到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上，使劲儿折腾。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今年秋天，也就是二虎出生的时